

“新面貌”改革后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探析

李楠¹, 申玉波², 尚国华²

(国防科技大学 1. 系统工程学院; 2. 军事基础教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俄罗斯独立后虽然对军官培养体系进行了恢复重建, 并长期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 但仍然存在管理体制不科学、军事院校规模结构不合理、学历教育的重要性被轻视以及条件建设水平比较低等诸多问题。借“新面貌”改革契机, 俄罗斯从院校规模结构、生长军官培养模式、典型职业培训路径、军官岗位轮换等方面再次对军官培养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后的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更加重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 不断完善军事院校职能, 严格依法办学、重奖严惩, 课程教学强调“通”“专”兼顾, 改革教学方法, 教员队伍建设强调晓于实战、结构合理, 特色和优势更加凸显。探析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改革进程、现状和特点, 对我军院校建设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 “新面貌”改革; 军官培养体系; 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 E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7)04-0061-07

An Analysis of Russian Training System of Officer Candidates after “New Look” Reform

LI Nan¹, SHEN Yu-bo², SHANG Guo-hua²

(1. Colleg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2. College of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Russia had restored and reconstructed its officer training system and conducted continuous up-to-date reform, many problems remained unsolved since its independence, such as the impertinency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inappropriateness i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military colleges, insufficient cogni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diploma education, and inadequate input for logistics support, etc. During the “New Look” reform, Russian army took the opportunity and implemented sweeping reform on the military college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training model of officer candidates, training methods of typical profession, and duty shift system. Russian army streamlined its synchronizing of diploma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mproved the function of military colleges,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ilitary colleges, running schools strictly abiding the law, simultaneously giving punishment and rewards. The consideration of “gener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was emphasized. Russia innovated teaching methods, stressing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the teachers’ team, obvious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alyzing the proces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s reform in officer training system is enlighte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military colleges.

Key words: Russia; “New Look” reform; officer training system; military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7-06-06

作者简介: 李楠(1964-), 男, 湖南湘潭人。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院长, 研究员, 硕士, 主要从事军事基础教育训练管理研究。

2008年俄格冲突后,俄罗斯为应对传统和新的国家安全威胁,启动了自独立以来最为深刻的“新面貌”改革。改革中,俄军根据2008年总统批准的《关于塑造未来军事院校体系的报告》,制定了《俄联邦军事院校体制改革规划》,从优化教育资源、规划培训层次、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军事教育改革;改革后的军官培养体系与武装力量新结构和新任务相适应,为提高俄军作战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证。

一、“新面貌”改革中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的演进

(一)“新面貌”改革前军官培养体系的积弊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只继承了166所军事院校中的116所^[1],军官培养体系已不完整;1992年开始,伴随着俄军的重建和改造,俄罗斯军官培训体系也逐渐恢复,至“新面貌”改革前,俄军重新制定了规范军官培训的法规制度,将军事院校数量规模重整为65所,培养的军官基本能够满足维持原有武装力量正常运转的需要。但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和现实困难,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仍存在缺陷,并随着军队改革的推进逐步凸显。

一是军事教育管理体制不科学。“新面貌”改革前,俄罗斯军事教育的管理机构有两套系统,即“国防部(干部总局军事教育局)一军兵种司令部(院校处)一院校”系统和“总参谋部一军区一院校”系统;对军事教育实行双重管理,出现了管理机构权责不清、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

二是军事院校规模结构不合理。“新面貌”改革后,俄罗斯军官数量由34万人锐减到15万人,而俄罗斯的军事教育机构由65所军事院校和229个地方高校的军事教研室为主构成,其培训容量为1.7万人/年,约是部队需求的2倍^[2],规模远大于需求;且65所军事院校结构不尽合理,陆军院校占比过大,新型作战力量军官培训资源不足,培养任务(初、中、高级军官)不够明晰,职能重叠等等。

三是学历教育的重要性被轻视。“新面貌”改革前俄罗斯对军官的培养是比较单纯的职业教育,按照岗位设置专业,按照岗位确定培训内容,按照岗位制定考核标准等等;这虽然有利于军官快速胜任首任岗位,但军官科技文化底蕴不厚,不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需要指技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且不利于军官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

四是教学条件建设水平比较低。一方面,囿于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对军事院校的财政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经费投入的有效利用率低,据称不超过60%~70%^[3];此外,还存在建设目标不明确、部门利益恶性竞争等弊端,导致建设效益不高。

(二)“新面貌”改革前后军官培养体系的演进

1. 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2007年)

这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一是逐步恢复因苏联解体而残缺的军事院校体系,陆续重塑了部分院校和专业;二是多次调整军事院校教育的管理机制;三是探索军事高等教育和国家普通高等教育融合的方式;四是重新制定军事专业的国家高等教育标准;五是健全和完善军事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六是加强军事院校信息化建设和保障条件建设^[4]。

2. 全面改革阶段(2008年—2012年)

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是“通过调整军事院校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建立符合武装力量新面貌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制度”。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一是建立单一的“国防部(干部总局军事教育局)一军兵种司令部(院校处)一院校”三级领导体制;二是将65所军事院校整合为10所具有独立招生资格的综合性军事院校,保留229个地方高校军事教研室中的67个,并在地方高校中设立37个军事训练中心^[5];三是于2011年9月起废止初级、中级、高级三层军官培训体系,并于2012年9月起采用博洛尼亚高等教育体系;四是建立并实施补充职业教育制度;五是改革培养目标和教学理念,将培养领导型联合作战指挥员作为军官(包括生长军官)培训的首要目标,并进一步突出实战化教学理念。

3. 纠偏完善阶段(2012年—2014年)

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主要是进一步优化完善军官培养体系,解决前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一是重新调整军事院校结构,恢复了一系列院校机构,将具有独立招生资格的院校数量重新调整为16所;二是放弃采用不切实际和饱受争议的博洛尼亚高等教育体系;三是在2013年恢复准尉制度后,重建了准尉生长军官培养机制;四是2013年9月起全部采用新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考核标准;五是整合现有资源并加大投入,逐步装备现代化教学器材、实验设备和武器装备^[6]。

(三)军官培养体系“新面貌”改革的基本经

验教训

一是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导致脱离实际。第一轮“新面貌”改革中,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几乎全盘否定原有的军事教育体系,仓促引进“水土不服”的博洛尼亚高等教育体系,军队院校的数量由65所锐减为10所主校,造成了部分专业无法开设、院校管理保障难度增大、师资力量流失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在第二轮“新面貌”改革中俄军不得不走了许多“回头路”。

二是勇于试错纠错。俄军对军官培养体系实施连续改革,并采用立法等手段从国家意志高度推进改革督导相关各方积极配合。在改革过程中,俄军勇于试错、坚决纠错。例如,仅在1992年—1997年期间军事教育局与国防部干部调配局的分分合合就达4次之多,在采用博洛尼亚高等教育体系1年后又坚决全面停止采用等。

三是注重对培养质量跟踪问效。“新面貌”改革前后,俄军均坚持将评估部队需求和军官培养质量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改革后,建立了“部队提出军官素质需求—科研机构为院校提供理论指导—院校具体实施—用人单位回馈培养质量信息”的链式体系,保持了用人单位和培养机构之间的密切协作,加大跟踪问效力度,为持续优化军官培养体系提供动力和依据。

(四) 军官培养体系的演进方向

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但建设科学高效的军官培养体系仍然任重道远。一是持续优化院校结构。在现有院校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

拓展院校职能、优化教员队伍。二是继续深入探索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新形式,力求实现培养对象“专”与“全”、“第一任职”与“长远发展”的完美兼顾。三是不断完善教学大纲,力求通过优化培训内容全面提高教育水平。四是强化管理保障,进一步精简管理机关并裁减管理人员,成立军兵种训练基地和教学训练保障旅等。五是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加大与地方名校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地方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六是持续加强军官培养体系的跟踪问效。

当前,俄罗斯已经制订并开始实施《2020年前军人和国家公务员职业教育和培训战略计划》,俄军必将继续深化军官培养体系改革,进一步提高军官培养质量,以适应俄军21世纪建设和发展的要求。

二、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的基本现状

当前的俄罗斯军官培养体系,实行“国防部—军兵种司令部—院校”三级垂直管理,采用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补充职业教育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初、中、高级军官培养层次清晰,具有独立招生资格的院校规模稳定为16所主校(共下辖14所分校),院校中“教”、“研”、“训”职能融合,教学和考核标准统一,教学条件逐步改善。

(一) 院校规模结构

“新面貌”改革中,经过两轮大的调整,俄军院校体系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规模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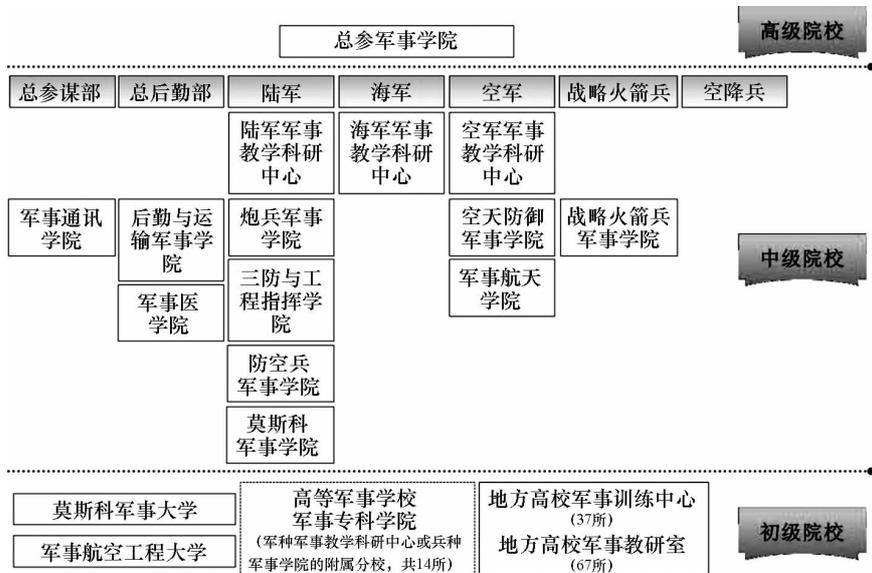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军事教育机构结构图

1. 高级院校

总参军事学院。总参军事学院隶属于总参谋部，是俄军唯一的高级院校，主要培训从事联合作战战略级、战役级指挥工作或司令部工作的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学制10个月。学员毕业后担任师、集团军以及军区等高级职务，涵盖陆、海、空等诸军兵种。

2. 中级院校

一是军种军事教学科研中心（军种主校）。陆、海、空军分别直辖1所军事教学科研中心。教学科研中心是相应军种直属的综合性教学和科研机构，军种主校主要培训该军种诸兵种合成指挥员，也承担研究生学历教育以及相应军种的作战理论创新、武器装备研究任务。二是兵种军事学院（兵种主校）。兵种主校主要承担该兵种的中级军官培训任务，培训内容为兵种战术和合同作战指挥；也承担研究生学历教育和相应兵种的作战理论研究任务。

3. 初级院校

一是军事大学，包括莫斯科军事大学和军事航空工程大学，分别隶属于陆军和空军，具有独立招生资格，主要培养生长军官。二是高等军事学校和军事专科学校，分别隶属于军种军事教学科研中心和兵种军事学院，是没有独立招生资格的分校，共14所，主要承担生长军官和初级军官的岗位培训任务。三是军兵种设立在地方高校的

军事教研室和军事训练中心。

总体上看当前的俄罗斯军事院校体系一是规模结构比较合理，初级、中级和高级院校的规模呈金字塔型，基本对应相应级别军官（含生长军官）的数量规模；二是军兵种专业门类比较齐全，分工明确；三是以大（主校）带小（分校），集约化管理；四是注重采用军民融合方式培养生长军官，在100多所地方院校设置了军事培训机构。

（二）生长军官主要培养模式

“新面貌”改革后，俄罗斯生长军官的培养有以下四种主要模式。

1. “4+X”培养模式

“4+X”培养模式（如图2所示）主要适用于军兵种和通用型指挥岗位生长军官的培养。这种模式分为公共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大阶段，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新训时间长（3个月），完成普通士兵到预任班长的角色转化，接着下部队以班长角色实习1个月，可视作新训的检验和提升，扎实打牢当兵基础。二是通过新训和部队实习后再签订服役合同，有利于双向选择，把牢入口，尽早淘汰“不合格”和“不愿意”分子。三是两次各一个月的部队实习角色明确（班长、副排长），注重实效。四是岗前培训针对性强，按需施训。五是注重用人单位的反馈。

俄军生长军官“4+X”培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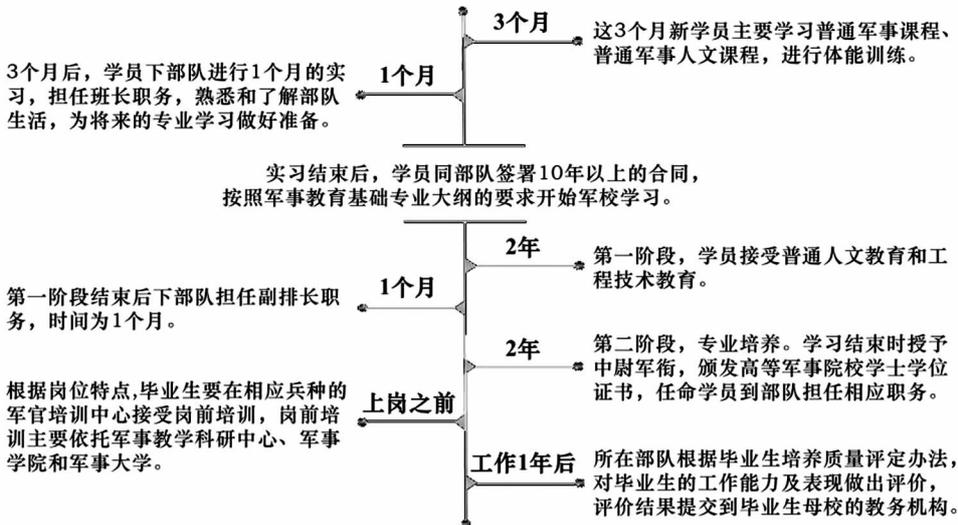


图2 俄军生长军官“4+X”培养模式^[7]

2. “3+2”培养模式

该模式主要用于培养诸如医务、法律和某些军地通用工程技术专业岗位的生长军官。先在地方高校普通科系学习3年，然后再到地方高校中设

立的军事训练机构或军队院校学习2年。

3. “1+3”培养模式

该模式主要用于培养一般技术保障性专业岗位的生长军官。在设有军事训练机构的地方高校，俄

军会在大学一年级结束时选择成绩优秀的学生,作为生长军官培养。大学生经过军事训练机构的3年培训,毕业后必须以军官身份到部队服役3年以上。

4. “1~2(年)+3(月)”培养模式

该模式用于培养预备役初级指挥军官。选择有军事训练机构的地方高校组织大学生军训,受训者用1~2年时间接受预备役训练,一般每周安排1~2天教学。通过理论知识考核后,再到国防部训练中心和部队接受3个月集训,通过预备役集训中心考核的培训者,转为预备役军官,并可免除服役。

上述四类培养模式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军官岗位,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补充。其中“4+X”模式培养了90%以上的生长军官,是俄罗斯生长军官培养的主要模式;其他3种培养模式则充分利

用了地方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军民融合在军队人才培养领域的探索实践。

(三) 典型职业培训路径

俄军补充教育制度规定,军官在每一次晋升或任职之前必须到相应院校进行一定时间的进修,实行“一职一训”和“一岗一训”。补充教育制度突出了终身教育理念,旨在实现职业教育与部队实际岗位的无缝对接。

如图3所示为典型职业培训路径^[8]:俄军军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每次晋升或转岗前均需到相应的院校进行培训,且必须通过严格的结业考试。其中,俄军每年都会选取20%的优秀营级军官攻读副博士学位,学制2年,获得学位的大部分军官担任副旅级职务,成绩优异的少数军官可以再经过3个月的岗位培训并通过考核后进入院校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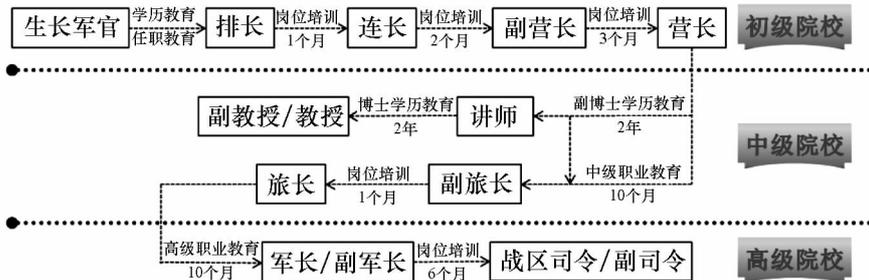


图3 俄罗斯军官典型职业培训路径

俄军补充职业教育体制是俄罗斯军事教育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强调对军官进行终身教育培训,使其掌握不同岗位任职所需的技能和最前沿的军事理论,为“新面貌”军事改革后的俄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职业军官。

(四) 军官岗位轮换

为提高军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俄军在“新面貌”改革中制定并正式颁发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官职务岗位轮换细则》,以条令形式规定了军官岗位轮换制度及配套政策,使军官通过多岗位任职积累军兵种知识和塑造联合作战指挥能力^[9]。俄军的军官轮换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 岗位轮换

岗位轮换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轮换到同类岗位,但担任不同的职务;二是轮换到不同军种或不同类岗位任职;无论哪种情况,岗位轮换前均须经过必要的岗位培训。一般情况下,从生长军官成长为高级军官,需要经过两次机关任职,至少一次院校任职,以及境外服役或培训等经历。

2. 战区轮换

战区轮换主要针对重要的指挥、参谋职位。

综合考虑军官任职经历、能力、家庭情况和身体条件等,通过战区轮换调整到其他战区或军种。《细则》特别规定,中级军官必须经过服役地域轮换才能晋升为高级军官。

3. 综合轮换

综合轮换规定了军官成长过程中在各战区、军兵种和岗位间的轮换规则。例如波罗的海舰队海军军官跨战区交流时将交流到太平洋舰队,跨军种交流时将交流到战略火箭军(考虑到军种差异,跨军种交流时一般是通用性较强的岗位)。

三、当前俄罗斯军官培训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 更加重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

在尝试采用博洛尼亚高等教育体系失败后,俄军深刻认识到必须将高等学历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才能培养满足现代战争需求、素质能力全面、胜任部队岗位的军事人才。因此,俄军一方面将军事职业教育纳入到国家高等教育

体系,按照国家统一标准重新制定了军事院校的考核体系、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加大普通科学文化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等;另一方面,全面实行补充职业教育制度,按照国家学历教育标准制定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10];第三,发扬军事职业教育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强化日常管理、优化军事课程内容体系、改进授课和施训方式、提高军事技能考核标准等,不断提高军事职业教育的质量。

(二) 不断完善军事院校职能

“新面貌”改革后,俄罗斯军事院校的主体是总参军事学院、军种军事教学科研中心和兵种军事学院,这三类院校均集教学、科研和训练职能为一体,既担负教学任务,也担负科研任务,将军官培训、军事理论创新、技术研发和军兵种专业紧密结合。军事院校职能的拓展和一体化,加快了理论成果向人才培养成效的转化,凸显了实战化训练的突出地位,增强了军官培训层次的有效衔接,使得院校体系更加完善、职能更加完备。

(三) 严格依法办学、重奖严惩

俄军历来将制度法规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严格要求各级部门和人员“照章办事”。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教育局制定了《俄联邦军事职业教育机构示范条例》,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的立法文件、军事教育的总法规;各院校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均制定了自己的条例规章,这些条例规章被统称为“内部规范性和组织管理性文件”,用于“规范教育过程及其全面保障”,从根本上保证了俄罗斯军官培养工作的正规化。

在严格遵守各项军事教育法规的前提下,俄军开始逐步完善激励机制,在扩大奖励范围、提高奖励标准的同时,坚决淘汰不求上进、考核不达标和严重违纪的学员,力争通过重奖严惩提高培训对象的积极性^[11]。

(四) 课程教学强调“通”“专”兼顾和改革教学方法

1. 公共基础课程内容覆盖面广

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和军事科学及武器装备的发展,俄军重视对军官进行通用性培养,旨在把学员培养成具有多种科学知识、有过硬实际工作本领和一定理论研究能力的军官。因此,俄军初级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口径较宽、覆盖面广。例如生长军官的培训方案包括国情教育、自然与社会科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学、机

械学、外语、历史、地理等)、军事理论(战役学、战术、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共同条令等)、军事教育学和军事心理学等多门课程的学习。

2. 专业课程和军事课程实战化程度高

俄军专业课程设置方面非常注重岗位需求和兵种特色,实战化程度高。例如:波罗的海海军专科学院“舰空导弹与火炮武器的使用与维护”专业(初级培训)所培养的生长军官,毕业后需到舰艇上舰空导弹与火炮武器岗位担任2号副部门长,根据任职需求,该专业设置了导弹和火炮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使用与维护、射击效能的分析方法等多门课程,授课内容涵盖了2号副部门长任职所需的全部专业技能。

3. 改革教学方法

“新面貌”改革后,俄军改变了过去“教员手把手地教、学员一步步跟着学”的刻板教学方式,变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学员创造性思维能力为主的方式,广泛采用讲授、讨论、实验、综合设计、实装操作、部队实习、撰写论文、自习等等多种方式手段;此外,着重强调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和其他现代信息手段培养学员进行创造性劳动、独立探索和获取知识的能力。

特别是,将练习、实验、操作、演练等实践性教学放在更高的战略地位,深化学员对一门课程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他们灵活运用该课程知识的能力,达到“所学即所用”的教学目的。通过表1可知,即使是基础理论课程,俄军也广泛开展实践教学。据统计,俄军中级院校课程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所占比例约为53%,高级院校则高达58%^[12]。

(五) 教员队伍建设强调晓于实战、结构合理

俄罗斯军事院校的教员包括现役军官教员和非现役文职教员。非现役文职教员人数较少,主要是地方聘用人员,承担大学公共基础课程,如国家政治、公共法律、数学、哲学、外语等,在教学和考核的过程中受院校机关和相关教研室的监督;军事课程和专业课程则主要由军官教员承担,如军事法律、军事基础理论、指挥与管理理论基础、军兵种发展战略、战役战术理论、装备使用操作等。现役军官教员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优秀的部队军官调入院校任教(必须有5年以上部队任职经历),二是攻读副博士学位的优秀毕业学员留校。这两种教员所承担的课程又有所不同,优秀部队军官调入院校主要从事军事课程教学,而优秀毕业学员留校主要承担专业课程教学。

表1 “火箭与宇航技术中的激光系统”专业部分课程的授课方式及比例^[13]

课程	讲授课	练习课	实验课	理论讲授占比	实践课占比
物理学	20	18	16	37%	63%
理论力学	9	16	0	36%	64%
数学	17	34	0	33.3%	66.7%
信息学	21	2	37	35%	65%
国家历史	9	17	0	32%	68%
德语及英语	0	16	0	0	100%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0	7	0	0	100%

1. 军事教员晓于实战

俄军普遍认为,如果一个连营长都没当过的教官去教那些担任师、团主官的学员如何指挥、管理部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因此,无论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院校的军事课教员,全部都有部队任职经历,多数在部队担任过师团职务的指挥员,部分教员甚至曾在军、军区乃至某战略方向(下辖数个军区)担任过主官或副职,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有的教员还有实战经历。

2. 教员队伍结构合理

俄罗斯军校教员队伍中,教授和博士是主导力量,副教授及高级讲师、副博士是主体力量。图4所示为陆军教学科研中心教员职称与学历结构示意图,其他院校的教员队伍与其类似。从中可以看出,主导力量约占1/4,主体力量约占3/4^[14],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金字塔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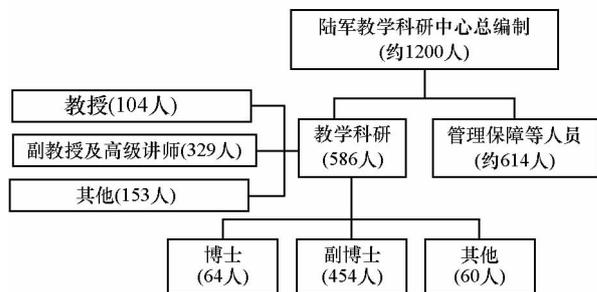


图4 陆军教学科研中心教员职称与学历结构

(责任编辑:赵惠君)

参考文献:

[1] 潘武玲. 20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军事教育改革述评[J]. 教学研究资料, 2010(4): 9-15.

- [2] 崔国庆,张启良. 俄罗斯军事教育改革概述[J]. 防空兵指挥学院学报, 2012(2): 70-72.
- [3] 陈学惠,杜建. 外军训练转型文集[G].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4: 458.
- [4] 刘斌,贾滨. 俄罗斯军事院校教育体制探析[J]. 军事电子教育, 2011(6): 70-80.
- [5] 王亮. 俄罗斯“新面貌”军事改革论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08-115.
- [6] 阿娜尔. 俄罗斯军事教育动向分析与思考[J]. 周边军情与研究, 2014(2): 46-49.
- [7] 班文涛. 试析俄军“新面貌”军事改革框架下军事教育改革[J]. 国际问题调研, 2014(12): 31-35.
- [8] 王卫星,李效东. 外国军事改革深入发展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4: 112-114.
- [9] 【俄】塔马拉·佛罗里佐娃. 21世纪俄罗斯军官的培养问题[J]. 外国军事学术, 2010(2): 69-73.
- [10] 常生. 2020年前俄军建设与改革发展趋势[J]. 外国军事学术, 2014(3): 8-12.
- [11] 吕毅,宋福祥,孟霞. 浅析俄军军事教育改革的经验做法[J]. 装甲兵学术, 2014(5): 93-94.
- [12] 廖武. 俄空军航空兵司令部工作专业课程设置特点与启示[J]. 空军空降兵学院学报, 2014(2): 39-41.
- [13] 瞿开勇,马建光. 俄罗斯军校课程设置主要特征[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0(12): 61-64.
- [14] 王银塞,卢少丁. 院校体制改革后的俄联邦陆军教学科研中心[J]. 外国陆军, 2015(4): 40-43.